

萬 有 文 庫

第二集七百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唐 明 律 合 編

(一)

薛 允 升 撰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唐明律合編

(一)

薛允升撰

國學基本叢書

唐明律合編序

長安薛雲階尙書精於律學。官刑部垂四十年。潛心名法。融會貫通。嘗取唐明律之彼此參差。輕重互異者。逐條疏證。以類相從。成唐明律合編三十卷。先生一生服膺唐律。自言平日尋繹律義。有所未瞭。考之羣書。稽之故牘。猶未洞徹。及就唐律求之。則事理炳然。若網在綱。若農之有畔。而忠厚惻怛之意。油然而溢於屬辭比事之餘。常令人思焉而不窮。擬議而知其不可易。持論若此。則其得力所在。從可知已。三禮喪服之學。盛於唐初。故唐律一本於禮。而得古今之平。自五季以迄宋元。令條格式。代有更張。而永徽之傳承。用不廢。明太祖懲元之法度縱弛。故明律多重於唐。其大誥諸峻令。尤出乎律之外。然其初李善長等論歷代之律。以漢九章爲宗。而唐集其成。僉謂今制宜遵唐舊。太祖從其言。洪武元年。又命儒臣六人。同刑官講唐律。日進二十篇。是明律大旨亦本於唐。而損益之。世謂明律偏主於重。非篤論也。明律之苛刻顯著者。先生旣於卷末分條臚列。唐律之應擬徒罪以上者。明律大半改爲笞杖。甚至唐律十惡之應擬絞流者。亦俱改爲杖罪。先生謂理必衷諸至當。此以見人心之所同也。事苟雜以私心。終不能盡歸於一致也。於不應寬者而故意從寬。則必於不應嚴者而恣意從嚴。古今立法之本。數語盡之矣。近雖律學更新。非復舊法。而循覽是編。可識律之爲用。民命所繫。根極於天理民彝。稱量於人情事故。法有新舊之異。

其意有終古不變者。彰往察來。周知百世。詎限於唐。明已哉。尙書之治律。原本經術。折衷至當。著述繁富。學者宗之。余丙戌廷試。曾受知於尙書。茲從董子授經。假得是編。校刊行世。蓋不勝耆舊之思。典型之仰焉。壬戌孟秋徐世昌。

唐明律合編序

律之爲義大矣哉。古人多以經術斷獄。後世一準以律。律之爲言。整齊畫一之謂。亦輕重得平之謂也。其名始於漢。而其書則已散佚。講求斯道者。莫不以唐律爲最善。歲辛卯。沈君子惇重刻唐律疏議成。余曾爲之敍其顛末矣。明太祖親定明律。大體亦祖此書。而不免有所增刪。其世輕世重之故。洪武七年之初。本不傳。無以考其改定之意。然爾時尚仍用唐律之十二章也。迨二十二年。改爲三十門。分爲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律。大非唐律之本來面目矣。前於坊肆購得嘉靖二十九年重修明律三十卷。並附例若干條。則隆慶元年巡按湖廣御史陳省刊刻者也。余詳加審核。其中仍照唐律者固多。而增減者亦復不少。且有刪改失當者。他不具論。卽大辟罪名。已增多至二十餘條。雖歷代典章。不相沿襲。而律爲民命攸關。必當詳慎周密。方可垂諸永久。事不師古。而私心自用。非良法也。茲仿班馬異同及新舊唐書合鈔之義。取兩律之彼此參差。輕重互異者。逐條疏證。以類相從。命之曰唐明律合編。俾讀者展卷瞭然。其得失之處。不煩言而自解。亦讀法者之所宜從事也。昔人謂太史公改左傳。國策爲史記。而不及左。國。班孟堅改史記爲漢書。而不及史記。朱子改通鑑爲綱目。而不及通鑑。公論自在天壤。安可誣也。余於明律之改唐律也。亦以爲然。識者或不河漢斯言歟。長安薛允升序。

唐律疏議序

故唐律十二篇。非唐始有是律也。自魏文侯以李悝爲師。造法經六篇。至漢蕭何定加三篇。總謂九章律。而律之根莖已見。曹魏作新律十八篇。晉賈充增損漢魏爲二十篇。北齊後周。或併苞其類。或因革其名。所謂十二篇云者。裁正於唐。而長孫無忌等十九人。承詔製疏。勒成一代之典。防範甚詳。節目甚簡。雖總歸之唐可也。蓋姬周而下。文物儀章。莫備於唐。始太宗因魏徵一言。遂以寬仁制爲出治之本。中書奏讞。常三覆五覆。而後報可。其不欲以法禁勝德化之意。皦然與哀矜愼恤者同符。史言有司定律五百條。分十二卷。卽篇爲卷是已。今定次三十卷者。長孫製義疏時。固已增多。義疏出。永徽初。去貞觀未遠。其後定令刪格編式。各隨世損益。科條無藝。大抵皆原於律矣。然則律雖定於唐。而所以通極乎人情法理之變者。其可畫唐而遽止哉。國家立經陳紀。迪德踐猷。較諸近世之中。稽合唐制爲多。故凡垂之爲甲今。著之爲事比。無非忠厚惻怛之所形。累聖重光。何其甚似乎太宗也。予嘗備數禮官。陪在廷末議。見吏抱成法。寘前曰。律當如是。不當如彼。雖辯口佞舌。莫不帖帖順聽。無敢出一語爲異。及按而視之。則本之唐以志其常。參之祖宗審斷以傳其變。非常無古。非變無今。然而必擇乎唐者。以唐之揆道得其中。乘之則過。除之卽不及。過與不及。其失均矣。嗚呼。法家之律。猶儒者之經。五經載道以行萬世。十二律垂法以正人心。

道不可廢。法豈能以獨廢哉。彼謂除參夷連坐之罪。作見知部主之條。爲蕭、張控制天下之一術。其論抑淺末矣。予何足以知之。因其理之在人心者而竊窺之耳。江西在聲教漸濡之內。諸學經史板本略具。而律文獨闕。予閒請於廉訪使師公曰。禮刑其初一物。出禮入刑之論。固將以制民爲義。而非以罔民爲厲也。吾欲求故唐律疏義。稍爲正訛緝漏。刊之龍興學官。以庶幾追還時會讀法之遺。公儻有意乎。公亟謀諸寮案。咸應曰諾。而行省檢校官王君長卿復以家藏善本及釋文、纂例二書來相其役。公欣然命出公帑所儲沒入學租錢以供其費。踰月緒成。因執筆冠篇。而且以識公恤刑之本心。無往而不在也。若曰鑄刑鼎作爰書以取譏於世。則予豈敢。泰定四年秋七月既望。文林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柳贊謹序。

案。贊與貫同。見玉篇。孫氏岱南閣影元本不誤。他本有作贊作贊者。皆以意改。柳貫字道傳。浦江人。事蹟附元史黃潛傳。泰定三年爲江西儒學提舉。此序是其後一年作。有柳待制集二十卷。文見集中。

例言

一歷代各有律。顧專取唐、明之律而論斷之。其他均未之及者何。以歷代之律俱亡失無存。而此二律依然具在故也。唐律集衆律之大成。又經諸名流裁酌損益。審慎周詳。而後成書。絕無偏倚踳駁之弊。且以刑殺之書。而慈祥愷惻之意。時時流露於言外。故各律俱湮沒。而惟此歸然獨存。若有鬼神爲之呵護者。然四庫提要亦謂唐律一准乎禮。以爲出入得古今之平。又云。上稽歷代之制。其節目備具。足以沿波而討源者。要惟唐律爲最善。甚可貴也。明律雖因於唐。而刪改過多。意欲求勝于唐律。而不知其相去遠甚也。嘗閱元史刑法志。亦間有與明律相符者。知明律又承用元律也。故併附錄焉。

一。律與經相輔而行。自來治經諸儒。往往據經義以解律。何氏公羊、鄭氏周禮其最著者也。由此言之。律之關繫。豈淺鮮哉。茲特采錄於各律之後。蓋亦由流溯源之意。而卽此可以見律之各有自來矣。

一。二律以時代爲先後。先唐律一卷之後。卽接以明律。及如其次序名目。仍照各原書之體。而稍加變通。亦編次者之不得不然爾。

一。唐律之外有令。而不載於律。明律有令又有條例。蓋以補律之未備也。茲擇其現存者。仍入於各律之後。其嘉靖以後續定之例。亦附錄焉。

一律之有註。由來已久。馬、鄭註漢律。張、杜註晉律。尙已。惜其書皆不傳。疏議卽唐律之註也。且有補唐律之所未備者。是以至今貴之。明代解律諸家。如雷夢麟之瑣言。陸柬之管見等書。俱有見解。陳省刊刻明律。卽採取此書。分注於後。因非頒自朝廷。故不久而卽湮沒。厥後王明德之佩觿。王肯堂之箋釋。沈之奇之輯注。夏敬一之示掌。各有成書。均不爲無見。且有採其說入於律註者。茲擇其妥善者。一一錄入。亦猶唐律併列疏議之意歟。

一、明律亦有疏議。孫淵如謂係明張楷作。可以知變古原流。箋釋亦間有援引者。竊惟瑣言、箋釋諸書。其於明律詮解。已極詳備。此書四庫旣未著錄。世亦絕少傳本。其於瑣言、箋釋諸書相類與否。殊難懸擬。然如孫氏所云。當必另有見解矣。余於明律刪改唐律之處。逐條俱已指出。未知與張楷所云有無牴牾也。

一、永徽法經一書。元鄭汝翼撰。四庫提要存目。謂其意主發明唐律。故名之曰永徽法經。其目仍用十二章之舊。每篇目下有議。自李悝以後。同異分合前後之次。各析其沿革源流。其書則列唐律於前。而附金律於後。或有或無。或同或異。或增或減。俱詳爲之註。頗爲精密。余雖未見此書。觀此數言。亦可知其命意之所在。余並列唐、明兩代之律而互相比核。亦此意也。人有同心。何前後相符若斯耶。

進明律表

臣聞天生蒸民。不能無欲。欲動情勝。詭僞日滋。強暴縱其侵凌。柔懦無以自立。故聖人者出。因時制治。設刑憲以爲之防。欲使惡者知懼。而善者獲寧。傳所謂獄者萬民之命。所以禁暴止邪。養育羣生者也。譬諸禾黍。必刈稂莠。而後苗始茂。方於白粲。必去沙礫。而後食可渇。苟梗化敗俗之徒。不有以誅之。雖堯舜不能以爲治。夫自軒轅以來。代有刑官。而五刑之法漸著。其詳弗可復知。逮魏文侯師於李悝。始采諸國刑典。造法經六篇。漢蕭何加以三篇。通號九章。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爲十八篇。晉賈充又參魏律爲二十篇。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。定爲十二篇。大概皆以九章爲宗。歷代之律。至於唐亦可謂集厥大成矣。洪維皇帝陛下。受億兆君師之命。登大寶位。保乂臣民。孳孳弗怠。其訓迪羣臣。諄復數千言。惟恐其有犯慈愛仁厚之意。每見於言外。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。矜憫愚民。無知陷於罪戾。法司奏讞。輒惻然弗寧。多所寬宥。是神禹見臯而泣之心也。惟貪墨之吏。承踵元弊。不異白粲中之沙礫。禾黍中之稂莠也。乃不得已。假峻法以繩之。是以臨御以來。屢詔大臣。更定新律。至五六而弗倦者。凡欲生斯民也。今又特勅刑部尙書。重會衆律。以協厥中。而近代比例之繁。奸吏可資爲出入者。咸痛革之。每一篇成。輒繕書上奏。揭於西廡之壁。親御翰墨。爲之裁定。由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。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。

易曰。山上有火。旅。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。言獄不可不謹也。書曰。刑期於無刑。言辟以止辟。而民自不敢犯也。陛下聖慮淵深。上稽天理。下揆人情。成此百代之準繩。實有易、書之奧旨。行見好生之德。洽於民心。凡日月所照。霜露所墜。有血氣者。莫不上承神化。改過遷善。而悉臻雍熙之治矣。何其盛哉。臣維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。明年二月書成。篇目一准之於唐。曰名例。曰衛禁。曰職制。曰戶婚。曰廩庫。曰擅興。曰賊盜。曰鬪訟。曰詐僞。曰雜犯。曰捕亡。曰斷獄。採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。續律百二十八條。舊令改律三十六條。因事制律三十一條。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。合六百有六。分爲三十卷。其間或損或益。或仍其舊。務合輕重之宜云。謹俯伏闕廷。投進奉表以聞。臣等誠惶誠恐。稽首頓首。謹言。洪武七年月日。刑部尙書等官臣劉惟謙等上表。

明史刑法志

自漢以來。刑法沿革不一。隋更五刑之條。設三奏之令。唐撰律令。一准乎禮。以爲出入。宋采用之。而所重者。敕。律所不載者。則聽之於敕。故時輕時重。無一是之歸。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。爲條格而已。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。歷代之律。皆以漢九章爲宗。至唐始集其成。今制宜遵唐舊。太祖從其言。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。刑用重典。然特取決一時。非以爲則。後世屢詔釐正。至三十年。始申畫一之制。所以斟酌損益之者。至纖至悉。令子孫守之。羣臣有稍議更改。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。而後乃滋弊者。由於人不知律。妄意律舉大綱。不足以盡情僞之變。於是因律起例。因例生例。例愈紛而弊愈無窮。初詔內外風憲官。以講讀律令一條。考校有司。庶幾人知律意。因循日久。視爲具文。由是奸吏飭法。任意輕重。英憲以後。欽恤之意微。偵伺之風熾。巨惡大愆。案如山積。而旨從中下。縱之不問。或本無死理。而片紙付詔獄。爲禍尤烈。故綜明代刑法大略。而以廠衛終之。明太祖平武昌。卽議律令。吳元年冬十月。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。參知政事楊憲、傅瓚、御史中丞劉基、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爲議律官。諭之曰。法貴簡當。使人易曉。若條緒繁多。或一事兩端。可輕可重。吏得因緣爲奸。非法意也。每御西樓。召諸臣賜坐。從容講論律意。十二月。書成。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。律二百八十五條。又恐小民不能周知。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。自

禮樂制度。錢糧選法之外。凡民間所行事宜。類聚成編。訓釋其義。頒之郡縣。名曰律令直解。太祖覽其書而喜曰。吾民可以寡過矣。洪武元年。又命儒臣四人。同刑官講唐律。日進三十條。六年夏。詔刑部尙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。及成。爲表以進。篇目一准於唐。二十二年。刑部言。比年條例增損不一。以致斷獄失當。請編類頒行。俾中外知所遵守。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。以類附入。改名例律。冠於篇首。爲卷凡三十。爲條四百有六十。曰名例律。曰吏律。戶律。禮律。兵律。刑律。工律。

恭書律例附解後

夫律、法銓也。例、律之輔也。聖王弼教爲治之大典也。顧自隆古布憲，中世鑄書，代沿人述，程則日煩，迺其制文尙古，含義實精，酌情比理，窺測匪易。仕者多以粗心浮見議之，故常不惟立法者之旨，怒或重比，喜或縱失，罕能得其中矣。孔子曰：「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」斯誅之徒煩，且激之使亂矣。豈刑期無刑之意哉！洪惟太祖高皇帝，革元建極，宏敷德禮，而頑民夷習，蓋嘗峻法以治之。斯古者刑亂國用重典之義也。已乃命大臣會衆律以協厥中，奏上親洒宸翰刪定。凡二十四年始頒行之，是知皇祖慎重民命之盛心，肫肫乎至矣。二百年來，寓內享治平之福，律之所賜實多。顧臣下往往以文古而衍解之，不啻十數家，然窺天之管，見終不盡。豐城雷夢麟氏乃命粹諸家解，研思而融釋之，著成讀律瑣言。議獄者多尙其說，省按湖南，檢核案牘，失者常什八九。深病夫粗心浮見者之禍斯民甚矣，乃取內本律重校刻之，列聖典例凡可輔律者，咸以類列，分注瑣言於次，而餘姚楊簡氏集解、遂昌應槩氏釋義、祥符陸東氏管見於瑣言有互相發明，補所未備者，采而附之。貽諸有司，使讀而繹思焉，以求刑罰之中，弼盛世之教，仰副皇祖列聖慎刑重民命之心，而省執憲一方之責庶其少塞焉。於戲！皋陶暗而爲理，則議獄者不惟其言矣。故曰：「非佞折獄，惟良折獄。」程伯子曰：「史臣之贊堯舜曰：『罪疑惟輕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』異乎後世刻核之。」

唐明律合編 恭書律例附解後

論矣。讀律者尙知此意哉。隆慶元年孟夏之吉。巡按湖廣監察御史臣陳省書。

唐明律卷首

愚按律之名始於漢，亦祇九章而已。厥後增爲十八，增爲二十。歷代以來，各不相同。至唐始定爲十二章。論者謂其繁簡得中，寬嚴亦俱得平，無可再有增減者矣。宋、元各有編敕條格，而於律文則仍存其故。雖不用唐律，而唐律固自在也。明代則取唐律而點竄之，塗改之，不特大辟之科，任意增添，不愜於人心者頗多。卽下至笞杖輕罪，亦復多所更改。揆其意，總在求勝於唐律，而不屑輕爲沿襲，名爲遵用唐律，而唐律名存而實亡也。固已久矣。幸而真本具在，後人猶得窺見其改竄之由。不然，真假混淆，玉石莫辨，不幾以梅氏晚出之書，竟與上古之典冊同列乎？夫三代聖王，各有損益，何況後世？是古非今，似未可爲定論。然制度之變更，風氣之殊異，固難歷久而不易。若夫大經大法，民命所關，卽乎人心天理之安，可以行之久遠而無弊，如元柳道傳氏所云，揆道得其平，乘之則過，除之則不及者，雖至今存可也。紛紛議改，何爲也哉？解縉上太祖封事，略云：「令數改則民疑，刑太繁則民玩。」國初至今，將三十載，無一時不變之法，無一日無過之人，蓋可知已。昔人立法，各有所本。唐律古奧難讀之處，大抵多從漢律而來。明代俱易以平易淺近之語。若有不得其解者，則決然刪除，且以法律之書，而分散於五部之內。此則累代以來所創見之體例也。茲將兩律纂定之由，諸家之論斷，並篇次之多寡，彙於一處，以後

則逐條各有論說，互有比較，兩律命意之所在，固自較然不欺，其寬猛得失之處，亦可共見共聞矣。